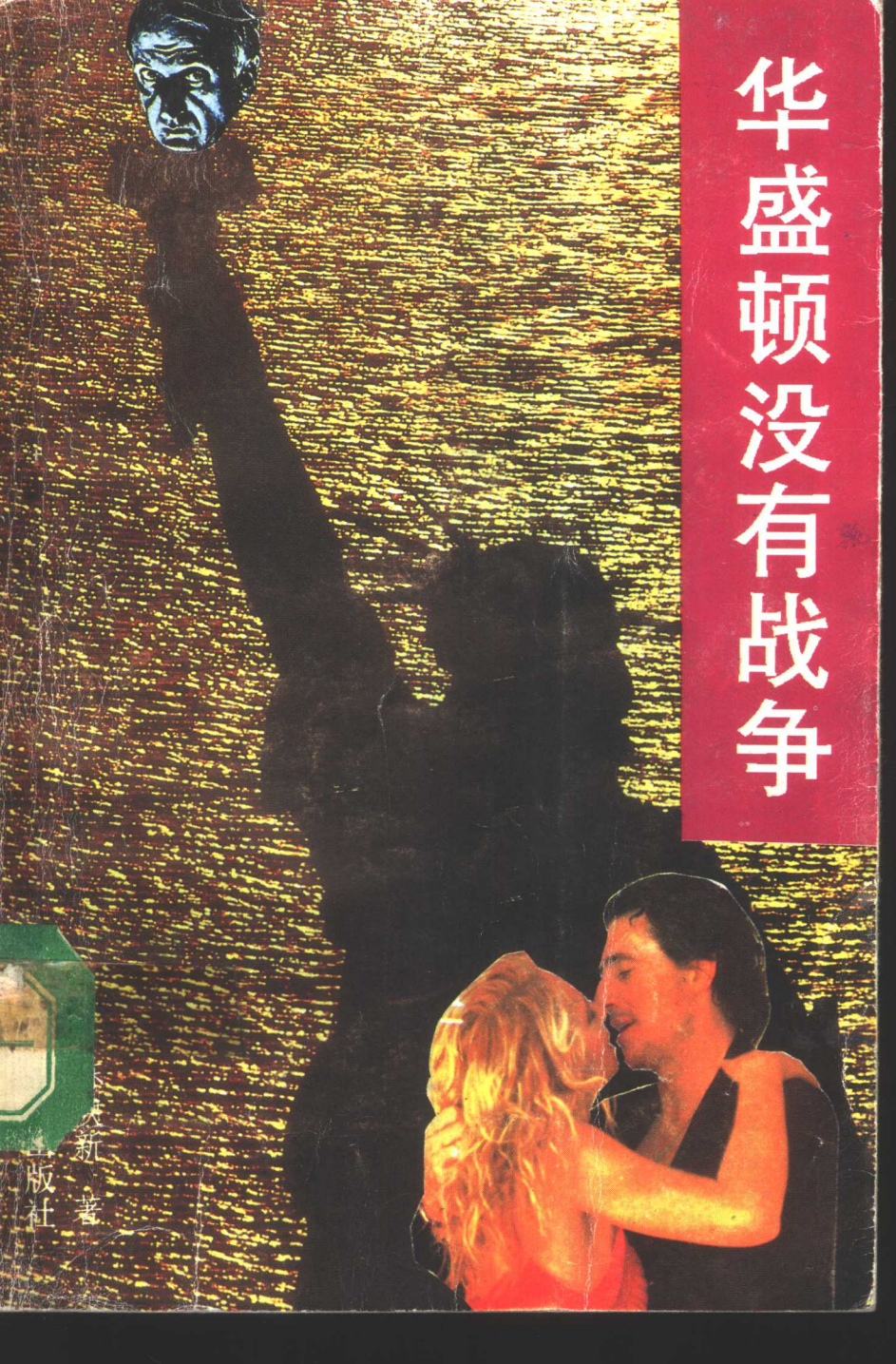


华盛顿没有战争



新华出版社

华盛顿没有战争

(桂)新登字03号

华盛顿没有战争

陈焕新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216,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ISBN 7-5407-1013-6/I·716

定价: 5.65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阴谋与爱情错综交织的反间谍长篇小说。

《大宪法报》记者尼尔为调查一个间谍案而历尽艰险，身心疲惫之时，邂逅美貌女郎罗妮卡并爱上了她。案情即将大白之时，罗妮卡因爱上尼尔而说出了她色情间谍的身份，但尼尔终被警察局逮捕。痛悔不已的罗妮卡倒转枪口，却被杀害。与此同时，报纸主编布莱克为救出被绑架的女秘书保拉而债台高筑，保拉与他人的做爱却给他以重创。保拉因愧对她真心爱慕的布莱克而自杀。布莱克最后走向了等他多年的女人，心中却无法泯灭对保拉的怀念。

小说故事曲折动人，文笔细腻流畅，心理刻画准确，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责任编辑 孙如容

封面设计 吴烈民

ISBN 7-5407-1013-6/I · 716

定价：5.65元

目 录

1980年·华盛顿

第一章..... (1)

第二章..... (23)

第三章..... (52)

1942·柏 林

第四章..... (67)

1980·华盛顿

第五章..... (75)

1942·纽 约

第六章..... (99)

1980·华盛顿

第七章..... (112)

第八章..... (127)

1942 · 华盛顿

第九章…………… (150)

第十章…………… (154)

第十一章…………… (177)

第十二章…………… (187)

1980 · 华盛顿

第十三章…………… (192)

第十四章…………… (220)

第十五章…………… (247)

第十六章…………… (269)

第十七章…………… (293)

第十八章…………… (317)

1980·华盛顿

第一章

尼尔·麦克离开洞穴般的编辑室，走出报社大门，街上已经华灯如昼了。如狼豕奔的车流的前灯尾灯，将街面拉扯出一条缤纷的彩带，与街两面的霓虹灯相映交织，把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空间渲染得犹如一个变幻万千的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

在华盛顿小负盛名的《大宪法报》社址就盘踞在宾夕法尼亚大街这么一幢赭红色的五层楼房里。

尼尔·麦克在门外小伫脚步，似乎是犹豫了一下该往哪个方向去。他抬起左腿，将自己送进左首的人行道中。

他躲闪着地上光亮，拣有阴影的地方走，身子作曲线向前运动。这几天，尼尔一反常态，特别讨厌光亮，讨厌声响，不喜欢身旁左右有两个以上的人，只希望自己能躲在哪儿，静静地呆上一天半天，让灵魂和肉体来番净化，来番调整。下班后，同事们都纷纷离去了，唯有他又呆呆地在办公桌前

坐了一个小时。

“先生，要搭车吗？”

一辆出租汽车在他的身子接近路边沿时，恰到好处地接近他停下，司机隔着车窗，向他搭讪。

“哦，谢谢。我想自己走走，走一段再用车。”

他微笑着说。并且送着出租车汇进滚滚的车流中。

他是想走一走再搭车的。他住的公寓离报社需要二十分钟的市内行车时间，坐地铁也得要一刻钟。他原来有一辆白色的卡迪莱克牌轿车，一个星期前，这辆漂亮的轿车如同一块白云，飘然离他而去，使得他上下班不得不坐出租车或乘地铁。

“尼尔，买辆新车吧！”《大宪法报》主编布莱克·德拉松这样对尼尔说，“如果手头不宽裕，我可以先给你垫付上这笔钱。”

“不用，布莱克，谢谢你。”尼尔摇摇头，又笑笑，说，“现在开上新车我会浮想连翩的，想象多了，会出车祸的，你说呢？”这后半截话，多少有点自嘲的意思。

“这话也对，尼尔。也对。”布莱克用手拍拍尼尔的肩膀，不再说什么。他们共事五年，布莱克理解尼尔，正如尼尔尊重信任布莱克一样。

尼尔·麦克33岁，33岁正是一个男人开创事业的黄金时代，也正是一个男人身体，身心，风度，仪表，都趋向成熟的最佳表露时期。尼尔身体修长，洒脱文雅，自有几分招惹异性侧目的魅力，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用脑过度，尼尔额门上的头发过早地稀疏了。

尼尔从街道的车流中收回目光，刚才为应酬司机松弛的脸膛骤然又黯淡下来。

看得出，尼尔好像有心事。

是的，尼尔是有心事，有很重的心事。

几天前，尼尔的妻子巴巴拉·塔丽亚离开尼尔，与尼尔分道扬镳了。

尼尔很爱他的妻子。巴巴拉·塔丽亚人很漂亮，在一家很有名气的时装公司里做时装模特儿，她也很爱她的丈夫。平时两人相敬如宾，恩爱绸缪。所以，当塔丽亚对他说，尼尔，亲爱的，我们应该分手了的时候，尼尔足足惊愕了半天，仿佛觉得这声音来自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不是对他说的。

“是玩笑吧，亲爱的？”他怔怔地望着妻子冷俏的脸蛋，希望能有缕笑容从妻子涂着紫红色唇膏的唇角升起来，向他解释说，这是玩笑，是说着玩的。

“不，尼尔，不是玩笑，干嘛要开玩笑呢？”妻子认真地回答他说。

他的心骤然凉了半截，他强打精神，再向妻子问道：“为什么，塔丽亚，你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种念头？”

“反正我觉得，我们应该分手了。”

“我爱你，塔丽亚。我们不是生活得很好吗？”

“是很好，尼尔。我也爱你。正因为如此，我想让我们的过去在我以后的生活中留下一个美好记忆。”

“仅只为此？”

“也许还有其他，但我一时说不明白。”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会同意的。你不觉得同意与不同意只是措辞上的区别吗？”

“塔丽亚！”他无话可说了。他默默打开橱柜，为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喝了一口。

“尼尔，我有个小小要求。”

“说吧，亲爱的。”

“把轿车给我吧。我知道你也需要有辆车，可我，也很喜欢它。如果你不乐意，我付给你钱，卖给我行吗？”

“我很乐意，塔丽亚。只要你喜欢，你开走好了。”他慷慨应诺，半点迟顿也没有打。他自始至终都不相信妻子会离开他。再说，即便他们的关系要画句号，他也不希望自己把这句号画得过分严紧。一辆车又算什么呢！

“谢谢你，尼尔。”妻子感激地说。

尼尔背靠着橱柜，一边慢慢呷着威士忌，一边不可思议地瞧着妻子。塔丽亚端坐在沙发上，两只胳膊搁放在紧紧并拢着的两个膝头上，姣好的胯骨与臀部在沙发上勾勒出两个漂亮的半圆，衬托出她纤细的腰身。不愧是做模特儿的，走着坐着都能让身子显露出线条。但想到这线条要离他而去了，尼尔心里隐隐作疼。想到一个男人让一个女人给丢弃了，尼尔心里又多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羞耻之感。

“塔丽亚！”尼尔放下酒杯，来到妻子身边，在沙发上挨塔丽亚坐下来。他一手揽着妻子的腰身，一手握起妻子的一只手，用深沉而又充满了无限感情的语气，对妻子说：“塔丽亚，我请你回忆一下我们同甘共苦的日子。这样也许会使我们彼此谅解的。”

“尼尔，我忘不了过去那段日子，我非常感谢过去你给过我的那么多帮助。”塔丽亚反握住尼尔的手，轻轻抚摸着，说，“正因为如此，我才说我们现在分手再好不过了，免得以后亵渎了那段情谊，就不值得了。”

“塔丽亚……”

“我已经这么决定了。”

尼尔思想上没有一点准备，面对妻子的一意孤行，他不知所措。塔丽亚将他的手送到唇边，吻了吻，丢给他一个妩媚的笑颜，悄声对他说：“来吧，尼尔，让我们过个愉快的晚上。”语气的轻松深情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尼尔是五年前来到华盛顿的。而在五年前的十年前，尼尔是怀揣着母亲给他的二十美元，带着他十七岁的处世经验，从美国最南部的迈阿密一个小镇上，搭乘一辆过路货车，开始他的人生征途的。他当过搬运工，干过牙膏推销员，卖过报纸，刷过盘子，甚至糊里糊涂给一个毒品走私集团传递过信物，险些给警察抓住；他也偷过东西，卖过血，当然那都是在无法生存的境遇下去干的。他四海为家，从新奥尔良到圣路易斯，从洛杉矶到西雅图，从芝加哥到纽约……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轴转，使他几乎跑遍了整个美国。那岁月，让尼尔后来简直不堪回首，怎么过来了，怎么过来的？事实上，确实过来了，而且过来得还不坏。

五年前，尼尔来到华盛顿，步行在这座让每个美国人都为之感到骄傲自豪的伟大城市的街头上，一种从未有过的疲

急之感笼罩了他的心头。不能再到处乱跑了，他这样对自己说。他觉得应该在这座城市寻个立足之处，扎下根，做番什么事业。同时，他有股强烈的预感，预感到这座城市将会给他的下半生带来好运气的。

他很幸运，著名的《华盛顿邮报》招聘临时校对员，他一下便被选中了。

他干得很卖力，颇得上司赏识。他心里装着属于自己的棋盘，他渴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有职业保障的真正校对员。

然而，三个月合同期满后，他不得不离开了让他满怀奢想的《华盛顿邮报》。值得欣慰的是那位上司帮了他一个大忙，把他介绍给当时刚才振兴起来的《大宪法报》。《大宪法报》主编布莱克·德拉松一下又看中了他。“好好干吧，年轻人。”他只让尼尔干了两个月的校对，便提任尼尔做了《大宪法报》的社会新闻专栏的记者。这因为尼尔多年来走南闯北培养出来的一股韧劲与灵气让布莱克敏感地觉察到了。他觉得放手让这位年轻人干一干，或许会干出点名堂。而尼尔，对突然降之于斯的运气，受宠若惊，很久一段时间，他都十分谨慎地戒备着布莱克，生怕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是在有意诱他上钩。结果，事实证明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尼尔是在他当上记者，能四处乱跑的情况下，在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餐馆里，认识的塔丽亚。那时塔丽亚在那家餐馆里干女招待。

塔丽亚比尼尔小八岁，也来自美国南部的迈阿密，只是塔丽亚住的市区距离尼尔的乡村小镇，足有一百公里远的路

程。那一百公里远的距离在华盛顿，在他们见过几次面之后，便近得举手可握了。

“尼尔，我们是老乡哪！”

“不完全对，塔丽亚，我们还应该是好朋友才对。”

初干记者，尼尔薪水不高，寄居在报社一位同事家中，没有属于自己的公寓，吃饭也只能进出于小餐馆之中。由此，尼尔时常要光顾塔丽亚所在的餐馆。与塔丽亚接触多了，感情交往自然也多了，过去必须要付的小费无需再付了，即便付，塔丽亚也不会要。终于有一天，尼尔感觉到如果有三天见不到塔丽亚，心里就难捱的慌，不管他在哪儿采访，最后总要往塔丽亚的餐馆里跑。

一天，在餐馆里坐下来，尼尔要了一杯杜松子酒，一份色拉炒蛋。当塔丽亚将酒和炒蛋在他面前放下，他情不自禁地抓住塔丽亚一只手，激动地说：“塔丽亚，我好像是爱上你了。我爱你，塔丽亚！”

塔丽亚吃了一惊，脸刷地红了，但很快，她镇静住情绪，小声对他说道：“天哪尼尔，现在怎么是说这话的时候呢，你没看到我很忙吗？”

塔丽亚是很忙，小小餐馆，只有塔丽亚一个招待员。

尼尔丢开塔丽亚的手，让她去了。

塔丽亚像往日一样穿着干净利落的工作服和便鞋，金黄色的头发往后梳成一把，别着一只朴素的条状发夹；她没有涂脂抹粉，只是在两唇上涂了点口红。尼尔目送着她的背影，又一次感到凭塔丽亚的身材条件，完全是可以去做模特儿的。

塔丽亚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休息日，尼尔邀她出去玩，塔丽亚答应了。她穿着一件得体的牛仔褲和一件棕色高領毛線衫，拿掉發夾的頭髮漂亮地披散開來，讓尼爾看到幾乎要惊呼起來。

兩人逛了幾家商店，尼爾要給塔麗亞買件禮物，塔麗亞說什麼也不要。後來，兩人去電影院看了一場電影。

電影是偵破片，有幾個凶殺場面，吓得塔麗亞幾次將身子伏進尼爾懷里，這讓尼爾有了可以大幅度撫摸塔麗亞秀發的機會。他的手小心翼翼地在那道瀑布上撫過，自我陶醉之下，心頭油然升起一股強烈的為人信賴後才能產生出來的責任感。他低下頭，吻那長發，嗅到了她身上的芳香，感到了她身體的溫熱，他心里有了衝動。

中午，尼爾用去一月薪水的一半，在一家飯館請塔麗亞吃飯。塔麗亞很過意不去。“干嘛要這麼破費呢？”她心疼地對尼爾說。

“沒關係塔麗亞，”尼爾誠懇地說，“我們難得出來一次，就給我一個表達心情的機會吧。以後，如果我能做出一番大事業，我一定在華盛頓最大的飯館里請你吃飯。”

兩杯“血紅瑪麗”被端了起來，碰在一起，血紅的液體在橢圓形的酒杯中顫抖着，宛如兩顆跳動的紅心。

“塔麗亞，我愛你。”

“我也愛你，尼爾。”

結果，兩人都喝多了酒，喝得有些醉了。”

兩人相偎着離開餐桌，在休息室的大沙發上坐下來，她摟着他的腰，他握着她的手，默默無語享受着屬於他們的安

宁与甜蜜。

“尼尔，”塔丽亚轻轻晃了晃尼尔的一只胳膊，说，“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说吧，亲爱的，”尼尔拿起塔丽亚的手，吻了一下，说，“什么事情就请说吧。”

“我已经……不是处女了，”塔丽亚说，“认识你之前就不是了，这你介意吗？”

尼尔怔愣住了，他没想到塔丽亚要说的是这种事情，他没让脑子多予考虑，便把塔丽亚紧紧拥抱住，并将双唇按到她的唇上。

介意，介意什么呢？一个阅历甚浅的风华少女，能只身挤进这繁华都市，寻一块立足之地，是多么的不容易！这一点尼尔深有体会。再说，在这金钱、色欲、梦幻横流的世界里，你能那么刻板地要求一个女人没有希求，没有失误，不受任何诱惑地去为某个男人坚守贞洁吗？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吻着塔丽亚，对塔丽亚的坦直，尼尔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在尼尔有生的历史上，也曾与几个女人睡过觉，是四个，还是五个，尼尔记不大清楚了，反正，不是四个，就是五个。四五个女人并没让尼尔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有多么的坏。

“尼尔，求求你，去开个房间好吗，我有点……受不了啦。”塔丽亚脸色绯红，身子不时在尼尔怀里颤栗起来。

是的，怎么没想到去开个房间呢，真是傻瓜！塔丽亚的提示，让尼尔喜出望外。“我这就去开房间，这就去，亲爱的。”

开个房间要五十美元。尼尔毫不心疼，倾囊而出，拿到

房门钥匙，拉着塔丽亚就去找房间。

两人进到房内，什么话也没有说，便紧紧拥抱一起，久久地亲吻，最后又一起倒在地毯上，互相扯去各人的下身衣服。

事后，两人坐在地毯上，都为自己的匆忙和急不可待哑然失笑了。

两人一起走进洗澡间，冲洗出来，又一起滚到床上，缠抱到一块，这时的他们从容多了，也洒脱多了。

塔丽亚身材漂亮，乳房也漂亮。尼尔心头漾出一阵阵痒酥的快感。真好，真美。他在心里喃喃自语说。同时他的思想不知为何突然想到他曾接触过的女人。几个女人，唯有最后一个给他留下的印象稍微深刻一些，那女人整比他大十岁年龄。那时好像是在密执安州的底特律，他一时没找到工作，口袋里又没有分文，正在街头举足无措，一家水果店的女人冲他招手吆喝：“喂，小伙子，来呀，过来呀！”女人打开成篓的苹果，让他分拣出好的，比较好的，和一般化的，以便分别标价。到晚上，慰劳他一顿饭吃，又将他哄上床，并一套一套地教他床上功夫。他大开眼界，惊愕一个男人对付女人会有这么多招数。他在水果店里呆了一个星期，便偷偷溜走了。可是，在以后没有女人而只有靠自慰来解除性饥饿的日子里，他倒曾怀念过那段麻木的生活和那两扇鱼肚皮色的大屁股。幸亏那时没有再去，再去了，今天的他将不知道该是什么样子了。现在，这个横陈在他面前，任他抚爱的女人，是他有生以来接触到的最漂亮的女人。他是第一次带着感情与女人做爱，从刚才他们销魂的高潮中，他吃惊地体